

函館繁昌記

高須墨浦著

後

76  
3199  
2



門 70  
號 3199  
卷 2



函館繁昌記後篇

○西洋料理 無厭跡去 高須墨浦著 古來本邦人忌食獸肉以白飯魚膾為無上之精饌至婦人小子指肉食者為不近人情自外交一開來人漸知養生之道於是乎大都通邑往々肇西洋料理濃々之酪羹以代淡々之豉汁多肪之牛炙以易鮮々之魚膾其他洋食肆店不暇擗指焉亦飲食之一公革也哉巴港鱗介之屬殊夥而其價太廉其味都不佳矣故不足以饗太賓不足以邀貴客雖鱸美



則美矣而其數億萬亦不足為珍羞焉然則與其為本邦調理寧為西洋料理耳

巴港以西洋料理為業者西濱街有森善會所街有金木大黑街有日出樓閣之清潔食品之精鮮各相頡頏而人心之相異若其面未可軒輕也

各室玻璃為窗櫺繡布為帷幕中央置一二大卓各蒙以白布上置一玻璃盒中盛油醬醋酸之類且具炒塩及牛酪前置一玻璃椀左右具二小刀及一二匙是為一團之洋食膳卓之周圍列椅子數脚客至

先供麩包而酪羹而牛炙而何而何酒漿與卷莖則

應客命而調理別為三等上等價壹金中等七十五錢下等五十錢也

日屬土曜退廳較早七八官人歸途過焉是簿書堆裏心身俱勞且覺空腹因淺酌慰其勞也温々麩包兼牛酪相宜滴々麥酒洗胸襟而爽酪羹啜得而解渴

牛炙嚙來能適口乍而醉乍而飽一人曰今日君之所騰寫何事曰根室漁民之願書以船積條列出有

所歎訴也其文冗長如讀一篇演說集誌然書記亦煩哉一人曰吾譯英人某氏手書文法舛謬其意難解昨適當直通宵萬考寢得其旨矣翻譯亦可厭也

函館雜言  
一人曰吾今算前年輸出入表日晷稍永睡魔仍侵  
覆先顧後出入多寡不相合會計亦勞神哉一人默  
然在坐隅連傾麥酒已竭七壘衆相視瞠若焉  
別室三僧父撰然對坐相言吾儕未嘗喫西洋料理  
今日大啖別其味也既而食丁先供麪包一人曰此  
可以代搏飯盡取炒塩加其上開巨口而銷焉曰此  
吾家搏飯較覺鹹矣一人指牛酪曰此必美矣一舉  
舐盡之而牛炙而禽炙而蒸嚮而何而何及膳了食  
丁持玻璃盃來盛水以供前蓋備漱澣也僧父以為  
是代茶也仰而吞之食丁不覺失笑

○私窩賣淫

廢娼妓乎人之大慾存焉乃恐和姦之或熾禁賣淫  
乎不易絕根據強為之計多弊寡利也聞英之龍動  
佛之巴里獨澳之伯林維納游手浮食之民尤多而  
貧女之賣淫以為生活者居什之六是所以不能絕  
其根蒂也所以不能拔其巢窟也不然憲法律令之  
完備如英佛文物制度之盛大如獨澳而安度外視  
之也哉都會且然山陬海徼亦復何怪焉西人云禁  
賣淫莫如乎猛法也漢人云莫如乎正女教也或云  
莫如寬假焉其說之當否吾不得而知之今以實施

國朝無臣謂  
察之寧取寬假焉歟

巴港之私窩子方俗謂之孀婦其品別為三等日夜坐卧樓屋以紹媪延富人者為上等潛伏陋巷以介婆引行人者為中等下等則立路歧自牽客袂者也私窩率在於大黑惠比須豐川寶藏前諸坊之陋間窮巷焉而其最盛者為藏前為大黑坊大黑坊為上等藏前屬下有南北對峙之勢焉

露肆滿街紅燭如晝游人填闐肩摩轂擊席亭鞞鼓殷々如雷販賈呼聲噉々徹耳熬豆送香油麩放臭栗梨簇々桃杏顆々骨董新陳相列樹木紅綠相映

是藏前夏夜之景况也忽怪一隊女伴東西二三南北五六徘徊顧望以引行人有佇立者有行歌者有偶語者有睇視者或視嫖客追隨焉或認官人逡巡焉忽而出忽而沒忽而顯忽而隱其狀如黠鼠窺人然一商社蒼頭日者金渴適獲四十錢欲試私窩子先投濁醪店取一醉敝衣敗履徐々而行一少婦認之牽其袖曰乞取一快曰直幾何曰二十錢曰減五錢曰勿戲曰非戲真矣曰可相伴入一狹斜去白屋半傾矮陋污穢殆與馬舍一般婦先供茶果蒼頭謂價二十錢而足亦復何患既而供數種肴核半饒而餽

不可下箸蒼頭嗅一嗅而就枕席且出問曰婦價吾  
已知之酒肴直幾何曰四金五十錢曰勿戲曰真曰  
貪狼何由爾曰入此窩而言貨額非愚則癡也蒼頭  
大恚不堪憤惋將掀拳打婦頭二個惡漢自屏間出  
捽蒼頭曳而出之戶外會查吏過焉勾引一群去  
一英船著港五六水夫被酒橫行于藏前三四白鬼  
視而牽其手水夫能解邦語曰們今晚團孔無多惟  
有十錢幣七八葉容一御不私窩子素度水夫豪侈  
欲置為奇貨諾曰大善延入于一敗厦裡水夫皆淫  
各縱其慾將去曰與錢曰無理革靴各蹙其婦而行

有一書生蓬萊廓娼樓莫一不登焉性放達好奇欲  
試一遊於私窩會土曜日故裝鹿服悅掩半面高蹇  
衣裾而行就蕎麥肆取一醉蹒跚步於蛭子橋側有  
一婦誤認為昵客相携入己家生亦乘闇黑陽為知  
己及燈燭點而始覺相笑入寢翌旦歸僑舍寮頭頓  
炊腫為急性下疳乃詣病院請治會患客滿坐生新  
示屨逡巡不肯醫強之生竟胫股醫胗一胗以劇藥  
爍之生不堪疼痛輦感欲泣旁人掩口胡盧云噫一  
夕之小快為數月之苦痛亦煩惱夢裡報應耳  
冬月雪風猛烈夜行寥々如也而私窩子尚重襲綿

函館雜記 後  
衣、手巾掩頰，立路傍，引行人，或悲吟，追分呻嘯，時謠其聲如秋峽之猿，其狀似暮林之鷗。

飛雪繽紛，水氣寒。路傍人色轉淒酸。席亭燈火暗，江角蕎麥，風鈴寂屋端。老鬼斂顏得粧白，怪娥豐頰帶羞丹。近來吾亦苦金渴，拔萃更要求一歡。

路入窮巷，敝屋參差，紙障半破，燈光黯淡，或懸鮓鮓招牌，或揭糕餅二字，或牛肉或蕎麥，試喫糕餅乎，叩其戶，則無矣。嘗咬鮓鮓乎，入其家，則非矣。二三少婦，窄袖綿衣，忽內放澁聲，曰：貴公盍就嘗茶果。甲客素知其土，脹子問曰：一場之價何錢也。婦低聲曰：貴公

有意請先入焉。甲客與乙友入其房，全室六筵成區，成畫，總可容二人。先供烟盤，置案上。兩客對坐，嘲笑百出。頃之，老媪持一壺酒，一鉢肴來，肴惡酒漓，尚足取一醉。客陽醉，問媪曰：有美婦乎。進兩頭，媪曰：噤啞諾矣。曰：梅毒我則畏之，請注意焉。曰：哪々，豈有是患耶。閉紙障去。二少婦代出，默然頓首，風貌蕭散無些佳致。客試與杯，則默然受之。兩客本都人，頗稱通達，謂此輩魯鈍無神經，何用謙讓。乃謾言嘲弄。兩婦甲問曰：汝安住乎。曰：們常在此家。乙問：今夕容。三御否。婦羞澁不應。既而媪報曰：別房設枕席，公等就焉。兩

西館雜記 後  
客已卧婦各解衣裸而從六曲敗屏絕掩餘寒而已  
兩客將去問其價曰酒肴壹金婦各五十錢周旋料  
稱之是一瞬時之怪夢而饑歲之窮策也

○勸工場

太古邈矣及民人漸蕃殖各索生活之道於是乎有  
農焉知宮室器用之便於是乎有工焉知有無相通  
之益於是乎有商焉其有農而有工有工而有商宇  
內各國皆莫不然焉而我邦古來重農業歐米各國  
則貴工商是歐米各國之所以日致富強而我邦之  
歲就凋弊也歟抑亦有說焉歐米之為國地味磽确

概不若我邦之膏腴故勢不得不展力乎工商我邦  
則不然五穀之所登河海之所達謂之冠于宇內殆  
無不可矣是所以我邦之重農業歐米之重工商而  
已雖然當今之時欲以富強與歐米諸國相對峙乎  
則亦不得不盡力於工商也我政府之獎勵其業於  
民人亦有見于此也  
方今我邦工商之業大進貿易之道亦大廣矣都府  
有博物館博覽會郡縣有勸農會工業會是勸工場  
之所以由起歟於戲政畧之所及人文之所開豈可  
不欽仰哉



巴港之勸工場日增年加在鶴岡街在惠比須街在  
藏前在蓬萊廓而大黑坊而辨天坊構造之小大廣  
狹概相若

藏前之勸工場最極繁盛蓋以得地位宜也噫人亦  
不可不得地位也苟得地位焉可以制外物豈復問  
智愚賢不肖哉

工場有兩門可以出入焉累々相仍者鷄卵也玲瓏  
瑩徹雜然眩人眼者舶來器也締綌綾羅整然相列  
者衣也奇草珍木有紅綠可人者焉錦表繡帙有圖  
畫奪目者焉純黑髹器有焉新樣利屐有焉美人之

寫真妓女之肖像其他萬種千品不可擗指焉而余  
近觀北海道商業大致衰頹非復前日比古人云進  
銳者其退也速勸工場之興廢亦安知不出於斯耶

○娼廓

巴港娼家本兩處一在山下一在山上明治十二年  
大火於是在山上者徙于蓬萊坊在山下者徙于臺  
街各為一廓焉臺街位港之極北蓬萊坊當港之極  
南南方強歟北方強歟吾不得而知之漢人之言曰  
南風不競今視兩廓之形勢謂之北風不競歟  
蓬萊廓街成十字縱長橫短娼樓四十有餘武藏塾

梅川二樓為之巨擘而入二而山嘉曰浦島曰金子  
曰丸竹曰丸左曰丸木曰何曰何

武藏埜之娼婦執牛耳者曰今泉秋田人美容色艷姿  
態年較高善媚客奉枕席故賓客每滿其闔云曰挑  
井亦屬晚花美風姿曰小稻津輕人容姿閑雅溫柔  
如玉音吐高朗人或戲之輒轟然笑亦錢中錚々者  
也曰狹衣清修寡言容色在美醜間曰相生曰七越  
擁妓曰駒吉稍老東京女任達不飾邊幅醉輒善諧  
謔賓客爭徵焉

武藏野游價有定額上等為三金下等為二金半自

酒食茶菓以至配娼絃妓價皆并辨焉而豪客之視  
財如土芥拋錢如瓦石者亦不肯辭焉猶河海不擇  
細流也

梅川樓主越後人初主人屢懷五金來航于此地創  
酒魚肆居數年積數千金因更改今業富累巨萬云  
貯娼十名多越州產其位第一者曰若大夫稍秀美  
屬殘花位次者曰梅枝妙紀二十左右稍艷其他大  
率在醜美間亦不足品評也

金子樓位中等綠者為巨魁容色拔萃本為金仙使  
婢有故賣身於是樓一時大博聲價次曰梅枝嬌艷

善遇客

位中等而最有名者山嘉樓也以玉井鳴某國福山人有殊色冰肌雪骨不負其名紀已踰五々而風姿婉孌如深閨處女性敏慧善媚客發言中節動靜投機閨中之情可想也漢人說美人輒曰趙姬越女巴港人言妍女輒稱福山福山兒女白晳細膩容貌秀絕故也巴港之娼婦皆不被所謂襦裙者故醜婦類於爨婢美女似於阿娘

巴港之娼婦概柔順温良能從客意不為疎遠厭嫌之舉措亦嫖客之一幸福也夫

山巔月上風氣清凉樓々硝燈照路知是娼婦出浴淺粧新就嫖客醉漢三々五々倚櫺覽觀隔格示指有擇對者有吐諱語者或嘲笑或罵詈牽頭叉手諂笑謂二三生客曰乞一游焉不要貴價曰幾金曰壹金曰善乃入焉上樓占坐壘罌列盤盃陳絃妓至了鬢至樓下監娼婆亦至甘言呈媚巧辭獻笑而噉啖如狼吞飲如牛客相視茫然也既而各就枕一睡到曉啼鴉飛散三竿日上乃相促將歸問游費樓下捧一片楮來書云餐十五盤酒三十壘燭數十本絃妓數名金合計十七金七拾錢客曰汝等勿誑我儕各

通館彙編 後  
約游價一金而酒闌別命有核若干其費可不過五金也樓丁曰們何誑之為曰非理擲五金而起樓丁大呼曰盜賊的捉客大罵客不堪憤怒捕樓丁打撲之者十數拳闔樓大噪事聞于警察署皆為所勾引聞七八年前巴港之民質直素朴尚存古風及各府縣人轉居雜處大改其面目輕薄狡詐成風而浸涵于娼廓且如樓丁多來自東京是輩尤極狂惡云風俗之移人可不畏乎哉

飛雪繽紛疎々密々如鷲毛如柳絮勁風咆吼寒威裂肌廓房閑寂游客絕跡唯有硝燈明滅而已是娼

家冬夜之實況也樓々娼婦連坐肆頭低首忍飢袖手忍寒退乎不可欠其職寢乎奈無客何千愁到心頭百慮萃胸臆洵苦界中之苦也

一人曰吾爺本豪族一旦為投機商所誑家道衰頽不能復興焉妾乃請父賣身于此何當復得觀黃金世界乎潸然涕下

一少婦曰妾父戊辰際沒于兵馬之間妾獨與母居母追悼不已遂患癆罷今尚不癒所積千金皆供藥餌不復餘一孔方妾乃請母質身于娼家以厯活阿母坎壈於此已十有餘年矣何日復得仰青天白日

乎攬洋飲泣

一婦累吹煙，愀然曰：妾家本不大，貧父在，母存，百畝之田可耕，五步之宅足住，而妾兄傲狠無賴，嗜賭博，好與俠邪游，不出數月，輸着千金，田宅為沒，家唯四壁，何以復養雙親乎？妾乃決意墮落于此，餓鬼道亦薄命哉！言畢，歛歎掩淚，一座為之黯然。時樓丁大喝曰：汝等胡吐愚痴邪？

蓬萊廓雜咏

結紫纏紅重，繡茵畫屏障。裡語前身可憐元，是金閨女。今作青樓薄倖人。

一杵疎鐘夜色空，西窗月落影朦朧。誰知翡翠双棲約，在此蓬萊仙洞中。

為郎梳髮為郎容，一片閑愁意万重。恨殺鴛鴦夢未半，已聞遠寺五更鐘。

獨坐吹烟伴，夜缸淒風吹雪濺。寒窓誰知情緒綿綿處，簫笛聲々和吠龍。

一双角枕碧紗帷，喃喃語語相思。錢石心腸何不碎，纖々玉指撚頰鬚。

双枕孤燈艷語長，一宵恰擬兩鴛鴦。雲情雨意未全盡，啞々啼鴉報曉光。

平生慣懶欠雙魚。吉夢曹騰睡起初。驀地妃頭來  
報道。門前已有阿郎車。

何唯借老一身約。請看棲鸞比翼紋。君意縱然不  
在妾。妾心戀々獨存君。

臺街娼廓之品位。比之蓬萊坊。輸一籌而往々。富膽  
勝於蓬萊坊。云其尤著名者。曰山三星。曰井三。曰山  
締一。娼妓以山締一之阿錢為巨魁。阿錢津輕女容  
姿稍美。性敏慧善媚。人其房。雜然裝飾衣服器具。綵  
竹之類。太極美麗。

晚潮方漲。船舶四集。是商客運漕。雜穀載搬。海產自  
小樽若根室來也。舟子唱歌。萬人呼應。各樓娼婦倚  
闌臨檻。眺望指示。相語曰。他是妾之狎客。耶將彼君  
之情人。歟。一女曰。風師何緩慢。何不使布帆飽也。  
一婦曰。海伯胡無情。不使妾早覲郎顏也。  
既而日暮。遠山雲收。水烟鎖港。五六舟人上岸。各向  
娼樓去。管絃聲高。唱歌四徹。一擲千金。一拋萬錢。舟  
人豪侈可想也。

暮山吐月。水光新。歸舶來舟滿。曲濱亞字闌頭多  
少女。玉纖遙指意中人。

樓々揭簾燈燭漸。點有紫帶有紅裙。有美而艷。有嬌

而嬌有驚而寢陋者有病而疎髮者或喋々款語或  
縷々展艷書或默然無語或熙々帶笑殊態異狀亦  
如觀五百羅漢然

二三沙門蒙緇帽被敗衲徘徊顧望點檢各樓紅紫  
遂投於一樓各極其快世人亦不能無花柳之情  
也歟呵々

一酒保懷七八拾錢濁醪買醉手中掩半面就各樓  
窓櫺而視乍認一娼尤艷者乃謂樓丁曰們欲買彼  
婦而囊中有八葉小紙幣而已不知能容一游否樓  
丁以為此奴不能償值則剝奪其被衣耳乃諾酒保

欣然上樓配娼某夫戀於酒保情緒纏綿枕席太力  
於是酒保之名傳播于闔廓云色界亦有奇遇哉  
藝妓凡五十人稍美者曰布佐曰由幾離妓媢艷者  
曰多津  
巴港娼妓多秋田新潟青森宮城女自東京來者亦  
僅々耳

○女紅場

夫絃妓之為業容色一衰則為無用之人幸而受富  
豪之寵眷或有為外婦者焉或有為側室者焉而業  
已沈涵於驕奢淫逸習慣於懶惰偷安故不能以執

家政不能以管理奴婢況於行母道乎我政府已有見於此創女紅場以教授藝娼妓噫誘掖輔導之法亦可謂至也矣

女紅場在於千歲橋側崇樓巖峻本一娼家也闔港絃妓娼婦日學女紅于此焉教課別為三曰裁縫曰澣濯曰文學學級分為八自下等八級至於下等一級試驗為春秋二期樓上敷藁席是為裁縫處下室別為二一為澣濯處一為講習處聞澣濯之方英領事某妻所傳授凡剪裁縫繡熨斗干曝襲襲之法莫一不備焉文學教師二人裁縫澣濯教師各三人有監督有書記

皆以耆老充焉蓋使少壯輩監視女流勢有不可者也

課業每日始午前十時終午後二時其教授之法三課相交番以授之一日從事裁縫則一日從事澣濯一日澣濯則一日文學猶循環然而女徒以澣濯為最勞之業云

闔港人欲洗垢衣皆可得托於是場其勞錢亦頗廉而其澣濯之法鄭重周密稍加勞動就中熨斗其量甚重女人綿力往々苦用之是以藝妓輩應客聘彈三絃手或震戰不知意云



女紅場許縱觀焉然少婦見相知者至或相語或相  
娉官乃設制苟欲縱觀者則得受標牌而后往  
初藝娼妓輩厭惡女紅往々陽病托事不肯上場於  
是校師設罰則有懶惰怠懈者輒留之於場中以供  
洒掃從是上場者日多一日云  
試驗及第者賞以粧梳具不問藝娼妓凡過五々年  
齡則得免上場  
曉鴉啼散朝暎烘窓雲髻斜欹眼暈模糊一幅蒲團  
與雪膚宜一張蚊帳猶護殘夢是藝妓昨宵陪客宴  
病醒頭重也少妓半起曰阿姊日已高共俱上紅場

長妓曰且見吾頭髮昨侍酌人被打撲致箇亂髮不  
理而上場則受教師過責矣少妓曰何過責之有阿  
姊且善矣吾今日當澣濯任真個重大職也熨斗之  
重重於頭之重矣長妓曰吁嗟然乎既而將十時乃  
盥乃梳急更衣而出

敞帳之中偃蹇展脚鼻息如雷時已九時尚貪長睡  
樓丁戶外連呼起曰娼妓正上場之秋也亟盥漱理  
髮曰唯漸揩摩困眼是阿女徹宵侍幾多幸客之所  
致也甲曰吾今日直文學文題大難不如艷書之易  
矣乙曰何題曰月夜招友文也曰啞啞々々遂相伴

上場教師問課文成得否甲出一紙於懷示曰乞煩  
榮覽師取而視之文意齟齬淫猥鄙野一條情書也  
教師茫然不復言聞藝娼妓得文題之難者前一夜  
請代作於娼客云或然  
教場之中卓案相連椅榻相列多少女徒整然並坐  
有美而艷有醜而寢有幼而穎悟者有長而魯鈍者  
或誦讀或握算或臨帖或習文皆能奉承師命隱然  
一黌舍也乃知天下無不可教之民無不可化之俗  
也  
好事輩時或參觀紅場見藝娼妓相知者心情輒動

而彼此不得面晤默然相目逆耳不知不言中有幾  
多情致也

○風土一班 附市街雜錄

函館之地東風猛烈帶瘴癘氣尤害人身土人呼曰  
颼風動輒發屋拔樹自非石室聖宇莫以禦之是以  
中人以下散覆石礫于屋上以防焉冬時則疾風捲  
雪全入窓櫺門戶故掩障皆以硝子圈之貧戶寒族  
亦往々用玻璃障人家皆設地爐稍富贍者設地爐  
二一為家人一供來賓而石礫壘其四邊必置錢鏰  
錢鏰於其側聞北地寒威酷烈非爐不可以防之非

湯不可<sub>レ</sub>以<sub>レ</sub>沐<sub>レ</sub>盥<sub>レ</sub>故<sub>レ</sub>爐與<sub>レ</sub>鑪為<sub>レ</sub>人家之一大重器云土人又好<sub>レ</sub>屏風雖<sub>レ</sub>貧家莫<sub>レ</sub>不<sub>レ</sub>有<sub>レ</sub>一二屏是風習浸漸自西京云燒<sub>レ</sub>炙<sub>レ</sub>魚<sub>レ</sub>鰕不用<sub>レ</sub>錢架直貫<sub>レ</sub>于<sub>レ</sub>竹串以<sub>レ</sub>植<sub>レ</sub>之爐邊味不甚<sub>レ</sub>美然<sub>レ</sub>習而不察<sub>レ</sub>焉

土人言語鄙俚老少男女同音同聲殆如<sub>レ</sub>出<sub>レ</sub>一口土人開口輒曰<sub>レ</sub>哪啞々々蓋驚嘆<sub>レ</sub>辭衣則多窄袖謂<sub>レ</sub>之<sub>レ</sub>綏袖婦女多<sub>レ</sub>淫猥雖<sub>レ</sub>從<sub>レ</sub>良者而不能<sub>レ</sub>守<sub>レ</sub>其操時夫亡<sub>レ</sub>或<sub>レ</sub>引<sub>レ</sub>嫖人云<sub>レ</sub>婦人皆出<sub>レ</sub>戶外立<sub>レ</sub>便旋見<sub>レ</sub>貴紳不<sub>レ</sub>憚<sub>レ</sub>遇<sub>レ</sub>查官自若其慣習然也販<sub>レ</sub>商多<sub>レ</sub>婦女鼻音連呼曰魚來不<sub>レ</sub>買乎土人多<sub>レ</sub>尊<sub>レ</sub>佛教信<sub>レ</sub>耶蘇者僅々耳民間多

用<sub>レ</sub>太陰曆有<sub>レ</sub>四大節焉正月初節六月招魂社祭七月孟闌盆會八月八幡社祭是也初節酷寒風烈市朝蕭索矣招魂社祭闔<sub>レ</sub>港特<sub>レ</sub>繁華矣戊辰亂函館王師最<sub>レ</sub>力及<sub>レ</sub>世局一變<sub>レ</sub>官為<sub>レ</sub>興<sub>レ</sub>招魂社以<sub>レ</sub>祭<sub>レ</sub>戰死之士社在<sub>レ</sub>汐見街高燥地每歲六月廿日舉<sub>レ</sub>祭典官持<sub>レ</sub>行<sub>レ</sub>競馬戲供<sub>レ</sub>諸民縱<sub>レ</sub>觀其法設<sub>レ</sub>一大馬埒於<sub>レ</sub>蓬萊坊中別<sub>レ</sub>設<sub>レ</sub>一壇於<sub>レ</sub>其側為<sub>レ</sub>官人覽<sub>レ</sub>觀處視<sub>レ</sub>察勝負施<sub>レ</sub>配賞賜<sub>レ</sub>亦皆於<sub>レ</sub>此凡<sub>レ</sub>函館人欲<sub>レ</sub>與<sub>レ</sub>於是戲則請<sub>レ</sub>之於<sub>レ</sub>官而得<sub>レ</sub>馬騎者多<sub>レ</sub>近<sub>レ</sub>郡村農民科<sub>レ</sub>頭祖<sub>レ</sub>禡者有<sub>レ</sub>之垢衣敝袴者有<sub>レ</sub>之有<sub>レ</sub>騎<sub>レ</sub>驚馬者有<sub>レ</sub>乘<sub>レ</sub>駿馬者形狀千態風儀

不一或聯騎或三騎共馳或兀立于馬背或偃僕或  
反旋全身而奔々馳驟操縱自在其駿速如掣電迅  
雷如使伯樂觀之則愕然驚絕矣若使九方臯見之  
則亦徒跣而逃矣又有稱七重組者人馬精銳幟章  
鮮明堂々肅々焉是日觀人蝟集垓外填咽雜還肩  
摩腕擊而兩邊娼樓未夜懸球燈亞字欄檻氍毹覆  
之娼婦則粉白黛綠著袿服凝盛粧以求人之顧盼  
花鈿玉樹綾羅錦繡祭然眩惑人目好客嫖郎或不  
觀競馬而入於六曲屏裡青天起雲白日下雨云亦  
一種競馬戲也歟入夜則笙鼓喧阗絲肉嘔啞其繁

其華殊甚謂歌吹海中鎖肉陣亦無不可也乎

蓬萊仙境望氤氳華燭銀屏脂粉薰嬌女時彈混

不似聲々唱出好郎君

名樂曲

孟蘭盆節土人挈家詣塋域供白飯雜菜於墓前以  
行祭奠寺門雜沓香客接踵兒女著麗衣綠服以相  
夸矜家々炊赤飯客至輒饗之闔港娼藝妓以此日  
及正月十八日得脫擁主束縛而出遊劇場茶肆殊  
極繁盛聞是日或上娼樓或聘絃妓更不要經費然  
異日必受其招迎則不得辭之且其費倍蓰於前日  
云是出于爾而反於爾者也又聞是日藝娼妓度顧

客之貧富別請纏頭，假令不請之，豪客昵郎不得，秦越視之云：溫柔鄉裏之交際，不亦煩乎？  
八幡社祭花車行，馬鼓笛嗔喧，家々懸球燈，人々裝美服，市街殊極繁盛矣。而其費年有增減云。  
土人創神社佛閣，老少相助築其礎基，藝娼妓，男裝衣短褐，穿窄袴，以助其工，或邪許或歌謠，喧々笑語謂之堂築，亦俗中之一奇觀矣。

每歲四月八日，土人賽箱館山佛社，方俗稱登山小龕石佛，凡三十六處是。日闔港繁華，殊甚。游人絡繹，傘影相銜，有提携者，有成隊者，有女而男裝者，有老

而少服者，其負者，偃僂其曳杖者，龍鍾有高呼低應者，有前歌後唱者，異狀奇態，不可形容焉。山腰一坦地，有藥師堂，其前販賣成市，累々紐貫者，栗子也。簇簇成堆者，橘柚也。茶果酒漿，莫一不辨焉。  
欲結未來淨土緣，登々嶮路幾盤旋。堪嗤女伴蠢愚甚，三十六龕費萬錢。

又

新晴和暖好風薰，漫逐土人行樂群。尤是吾儂蕩心處，幾多女伴閃紅裙。

市街雜錄

家屋壯麗而尤繁盛者為末廣街今市金森洋商肆  
相對宏壯無比有銀行有郵便局有三菱會社菓子  
店千秋庵以精製鳴衣商稻葉以美人鳴魁文社以  
富書鳴而辨天街而大街有電信局有銀行有平塚  
洋物肆會所街有鰻鱺店曰川定以精美著又有東  
海鶴仙二樓稍位下等寫真師田本以精巧著蕎麥  
則大街有東京庵豐川街有豐川亭蓬萊街亦有二  
店皆精製與東京中等店相上下醋飯則蓬萊街獨  
有丸井中等烹飪店則有山文及三泉亦在蓬萊街  
巴港酒樓中等以下酒肴令客費多財者比比有



之何浮薄貪婪之甚也寺刹之大者曰淨玄寺曰高  
隆寺理髮店特夥漁家蟹戶在尻澤邊過馬腥臭撲  
鼻土人多不學往々見招牌字之杜撰孟浪者馬骨  
董肆之大且富者在大黑街揚弓店在惠比須街在  
天神街在公園旁在大黑街雖有少婦在而野鄙鈍  
樸毫無嫵媚狀寄席則以蓬萊街蓬萊亭為第一竹  
內亭次之歌舞演習於此政談演說於此土人演習  
歌舞扮打雜劇毫無粗野猥亵之態亦奇矣有劇場  
二焉一在寶街曰池田座在船見街曰船見座土人  
喜讀稗史小說故能判雜劇巧拙云而市間少婦太

滄猥見羈優之眉目稍佳者則身自往交優人之狡  
黠者居以為奇貨時有醜聞穢說焉  
巴港之市廛官宅皆在山腰及山下故地勢高下各  
不相同治廳之下樓觀宏壯者為英領事館與之相  
對門闥靚深者為病院警察署隣焉規模堅牢與新  
聞社總隔一道社曰北溟社廳之右有官舍兩三字  
墀壘高峻者稅關長之居也其北有花園二一日十  
外畦櫻樹太多春夏交遠望之如白雲絳霞好事輩  
提酒食留宴其下一為浩養園園廣而亭潔所植皆  
灌木無喬木大樹多設棚壇盆梅瓶桃矮松雅竹雜

然陳列焉有榻床以供遊人休憩茶果酒漿亦可賒  
也其右數百步有一平丘是為七面山有一酒肆曰  
奧本眺望尤佳肆以熬餅著客至先侑之而后問其  
所欲酒肴俱佳坐而浮太白以延矚山光水色胸襟  
爽快自有超俗之想矣亭旁有二三碑葬戊辰戰沒  
之士也其側有一小祠多祈賽者又右有種樹師家  
曰養家園地勢卑隘較欠風致其旁一帶松林鬱々  
蒼々中安一小宇緇荷祠也又右漸降有一巨剎曰  
稱名寺寺安釋迦像祭日老弱婦女參賽接踵各把  
剪綵百回堂中且步且誦經以供佛靈前謂之花參

又降有一社為妙見堂垣壘門廡淨潔絕塵  
 廳南官舍連宇接欄結構佳麗又南數十步有師範  
 學校書生寄宿舍相接又南地勢漸高青窓紅墀樓  
 觀寥廓庭園幽邃是為洋人居館僧尼住焉有禮拜  
 堂每日曜日鐘磬徹耳自朝至暮又南牆壁成圍堂  
 闈靚深是為裁判所富岡街有支那館舍曰廣東第  
 其西有弥生學校斜與之對簷瓦潔淨堂廡清麗矣  
 聞舊學校宏麗過之工既竣罹祝融氏災云惜夫  
 函館繁昌記後編終

明治十七年一月廿一日 板權免許  
 三月 出板

著述人 東京府平民 高須治介  
 出板人 全士族 富岡英之助  
 東京 法木德兵衛  
 全 須原鐵二  
 全 柳川梅治郎  
 全 山中孝之助  
 全 瀨山直次郎  
 全 魁文  
 函館 日本橋區濱町九番地





